

请作家带着我们翻一翻书店的履历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如何遇见一家书店可以街角偶遇，可以跟着旅行指南拜访，或者，请作家给你带路？

9月上旬，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节遇见一家书店24小时声音漫步，邀请了48位名家用声音代言48家书店。作为自己的第二生活场，作家和书店有很多不得不说的故事。作家拜访书店，我们拜访作家，请他们为读者翻一翻书店的履历，有时候这也是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

诗人树才第一次遇见小众书坊，是在2017年，他在这家书店办了新书《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的分享会。现场来了三四十个家庭，大都是妈妈带着孩子，讲着讲着，新书分享会变成了孩子的诗歌课。我做儿童诗歌教育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教孩子什么是诗，因为我无法告诉他们。但是我可以鼓励、诱导、刺激他们现场写一首诗。树才说。

此次由树才代言，主营诗歌的小众书坊，是偶然，也是必然。小众书坊就是这样一个诗歌的现场。它位于后园恩寺胡同，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宅子，但主营业务是现代诗，树才觉得，诗歌就需要这样的反差带来张力，读诗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隔三差五，这里就有诗歌活动，进进出出的诗人多了，书店也有了诗性。这个时代，诗歌可能是无用的、务虚的。在这样一个物欲膨胀的社会，诗歌变成了一种特别稀缺的氧气，氧气在这个空间弥漫，空间里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树才说，小众书坊有一个特别好的氛围，它的空间不大，但进来的都是真正爱它的人。

树才记得，有一次，潘洗尘的诗集《深情可以续命》在小众书坊办新书分享会。爱你所爱的事物，爱你所爱的人，深情炙热/能毫无保留最好，深情可以续命/至少是深情续了我的命。在这首书名同题诗中，作者充满了对深情的信仰，同时作为一个病人，他很高兴自己的身体还允许他从大理来到北京。

城市中有一家以诗歌为主题的书店，能让人听到这个城市的心跳。城市里不能全是卖东西的吆喝声，也需要读诗时翻书的沙沙声。树才说，诗歌有时候就像古老



三联韬奋书店

的庙宇教堂，让人们充满敏感、充满希望，还能在某一时刻把情感当作天大的事情。作家宁肯是北京人，读书时就喜欢逛书店，上世纪90年代，在满城的新华书店都长一个模样的时候，三联韬奋书店可能一个例外，无论从文史哲的选书到文人书店的气氛，不仅是书店，更是文化地标。这次作为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的代言人，宁肯颇有些虔诚。

宁肯记得，三联韬奋书店可能是最早在书店里卖文学刊物的，《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十月》一大排看过去，几乎囊括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当时，宁肯住在方庄，他的一个朋友住在昌平，他们的约会往往就在三联韬奋书店，喝点冷饮，聊聊文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堪称开了书店公共文化空间之先河。

2001年，宁肯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蒙面之城》。刚出版时，他去逛三联韬奋书店，特别忐忑，会不会有我的书呢，会摆什么位置呢。当看到自己的书出现在这里，自己从一个读者成为作者，宁肯好像惶恐地踏入了一个圣地，这种感觉只有在三联韬奋书店才能找到，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

宁肯最喜欢三联韬奋书店的地下室，一层包罗万象，地下一层聚焦文艺气

术哲学，那是我感兴趣的，而且往下走，空气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这时候的书店更像是一个图书馆，其实书店就是一个现在时、动态性的图书馆，大部分是新书，可以开架翻阅。

一群老读书人创办的书店，有着自身的历史感，它所表达的东西，有一种传承。它是一个通道，可以通向很远的过去和很远的未来。一家没有历史的书店，无论摆设多么漂亮，咖啡多么好喝，终究只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一点，没有书店可以代替三联。宁肯说。

说到历史，北京最有历史感的书店之一，可能要算中国书店。93岁的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是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的代言人。这家书店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和其他书店最大的不同是，这里不仅卖新书，还经营古旧书刊文献。当年北京琉璃厂、隆福寺、报国寺、东安市场几个地方的古旧书店，大都并入了这里。

在清代乃至民国，琉璃厂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重地。琉璃厂的旧书店有多重要呢？举个例子，鲁迅先生在北京一共14年，日记中记载去过琉璃厂的书店480多次，平均一年35次，也就是差不多十天会去逛一逛。



小众书坊

中国书店读者部经理刘易臣大学毕业就来这里工作，至今已有12年。中国书店和作家们的故事，他听前辈讲，前辈听前辈的，几乎能成一部口述史。

比如，邓拓曾在《北京晚报》开过《燕山夜话》栏目，内容涉及北京的历史掌故、人文风俗，后来集结出版为同名书籍，至今都在中国书店卖得很好。邓拓曾在写《燕山夜话》时，就经常来中国书店找文史资料，还专门给书店题了一首诗：寻书忘岁月，人莫笑蹉跎。但满邮便架，宁辞辛苦多。

中国书店有一项特色业务，就是有收购人员满中国地收购古旧书，邓拓是在向这些人表示敬意。刘易臣的前辈，就曾在废品站收到过一部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5000余册。这在雍正朝一共也只印了64部。如今，收购业务已经走向国门，团队曾在日本购得一部关于中医的书籍，回来影印后出版，将孤本化身万千。

中国书店的老顾客兼老朋友很多。中国书店是书店，也是一家出版社，编辑经常拿着书请著名书法家启功题署名，先生几乎从不拒绝，欣然提笔。上世纪90年代初，袁行霈经常来中国书店，有一次来，正好看见几个店员在比赛谁背的诗词多，于是当场表扬了他们。这个牛，被这几个年轻人吹了几十年，被研究古典诗词的大家袁先生表扬过。刘梦溪也是中国书店常客，由于腿脚不好，刘先生每次来都带着一副拐杖。因为来书店站的时间会比较长，刘梦溪每次来，店员都会拿着一把椅子跟着他走，刘先生随时能坐下。

别误会，来中国书店的作家并不都是老先生，而是一代一代传承有序，被称为“京味儿”作家的崔岱远说，他曾在中国书店找到一本绝版书，但当时没够钱，于是

《时光雕刻者》：在经典的引领下热爱着

□ 张家鸿

如《时光雕刻者》这般引人入胜的访谈录，表面上呈现的是一个场景，骨子里再呈现的是一次思想交锋。对话者之间如知音般，有惺惺相惜之感。酒逢知己千杯少，喝酒如此，谈话何尝不是如此？话不投机半句多。采访者如果问的是对方心中想要回答、分享的，受访者如果回答的是令对方若有所悟、茅塞顿开的，这样的访谈即便结束了，也会在心中留有余音。因而展现于字里行间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时光雕刻者》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魏锋对受访者的敬意，这不是由下至上的尊崇，而是对对方在逐梦之旅上执着付出并收获颇丰的高度推崇。与此同时，他

们在面对年轻、好学、热情的魏锋时所表现出的人格、气度、性情，恰恰呵护、保全了美好的对话氛围。双方脸带笑容，共处和谐的谈话氛围中，倾诉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倾听者用心聆听、牢记心中。这样的画面即便只是遐想一番，也是倍感美好的。人性之美与思想之美，是美好的题中之义。

《时光雕刻者》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中部分访谈的体例。经闻纲、刘可风而达柳青，由张艳茜、厚夫、王刚而达路遥，由邢小利、李星、李炳银而达陈忠实，由王蒙而达《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先秦经典，由胡宗泽、罗宾而达贾平凹、穆涛、红柯、陈彦等人的作品，经艾克雷姆·德米尔卡勒而至贾平凹散文，由六小龄童而直通《西游记》，这些被访者之共同身份就是经典的传承者。也就是说，是他们持续多年的默默付出，让经典的魅

力为更多喜爱他们的人领略到。

如此别具一格的体例，衬托出经典作品的巨大魅力与璀璨光芒。在经典面前，魏锋是一个普通读者。他所采访的对象，既有国内评论家，也有外国友人。这便显示出丰富的层次来。经典是不被国界、语言门类所阻隔的，经典不独被充满学术气质的评论家喜欢，更为许许多多读者喜欢。这样的传播路线与影响范围，反过来诠释了经典为何成为经典，同时也回答了经典独有的特质在何处。经典的传播之路，往往不是一条笔直的线，而是曲里拐弯、毫无规则的。它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

归根到底，这本书传递的是魏锋对经典的态度。深入农民生活的人民作家致敬的是柳青，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致敬的是路遥，文学依然神圣，缅怀的是陈忠实，用责任和生命为

时代和社会立言，期待的是贾平凹，小人物的知行触痛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是对陈彦及其作品的解读与诠释。魏锋深刻地意识到，正是牢牢扎根于生活着的这片热土上，经典作品才拥有丰厚的精神地基，才拥有打动万千读者的更多可能。

采访中所得的点点滴滴，是魏锋成长道路上的鲜明印记，是他已然拥有的精神财富，是他人格气度中独有的印记。

听魏锋讲述到桑植采访的履历，魏锋鲜明地感受到先辈们走向革命之路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所经历的重重险阻，更可以感受生命的可贵与今日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而这些收获皆源于纪红建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他既用笔写作，更坚持用脚步写作。甚至可以说，没有脚步在大地上的行走，就不会有笔尖在纸页上滑动。与86版《西游记》

中青阅读8月推荐书单

2020年8月评委会成员：张家鸿 韩浩月 邱大立 闫晗

评委会投票推荐的书单：

《我的二本学生》

评委会点评：二本学生 出自普通的院校，更多地来自普通的家庭，拥有普通的双亲，已经或即将走向普通的工作岗位，黄灯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最鲜明的印记就是普通。正因为普通，才代表着当下青年的大多数。书写之、阅读之、思考之，才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10年的跟踪走访、近百名学生的现身说法，让它拥有细节、情感，乃至力量。这恰恰是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二本学生不仅是黄灯的，还是当下多数普通年轻人的身份标识，这是引起众多读者关注、引发他们共鸣的深层原因。共鸣之处要么在于身份确认，要么在于寻求同道，要么在于汲取力量。

《时光雕刻者》

评委会点评：把作家形容为时光雕刻者，是准确的，作家用文字记录时光、留存人物、表达思想，他们就像执着而认真的匠人，一生从事着写作这项艰苦而又有成就感的事业，为读者留下一本本纸上、雕像。

《时光雕刻者》的作者魏锋，也是一名雕刻者，只不过他雕刻的对象，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王蒙等当代作家，因为同为陕西人，魏锋在刻画陕西籍作家的时候，用笔有力道，情感有深度，表达有层次，让读

者对这些非常熟悉的作家，又多了份亲切。

魏锋近年来致力于名作家访谈、对话，《时光雕刻者》既具备谈话体的现场感，也具有文学评论的理性与克制，有可读性，也有资料留存价值。

《狼蛛》

评委会点评：对于半个世纪前读不懂《狼蛛》的人来说，现在这本书可能依然不属于他们。鲍勃·迪伦早在构思时便主动在阅读的门槛处堆满了障碍。在书中，迪伦隐藏了许多有关60年代的时代暗语和个人想象。它不是一本大众喜闻乐见的摇滚歌星故事会，而是由一位歌曲创作者谱写的超现实长诗，晦涩难懂，胜过天书。阅读它，首先要忘记阅读这件事。

《古罗马的笑》

评委会点评：罗马人会因为什么而笑，在笑什么，笑关乎权力和生死，在阅读这本书之前，你根本想象不到通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表情，笑，便能将一个生动、鲜活的罗马跃然纸上。玛丽·比尔德做到了。在她举重若轻、流畅生动的对笑的回顾中，既有对古罗马历史全局性的概览，也有对其政治、社会、生活、文化等细节的详尽体现，仿佛不是在讲述古老的帝国历史，而是将我们置身其间。通过完美平衡微小

细节和广博智识，比尔德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罗马。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评委会点评：不劳作则无以为食，在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大体如此。在现代中国社会，食之来源早已多种多样。然而，它并不荒唐，因为它更多的是宣示一种生活态度，亲近水稻田与农作物是必要的劳作，是必需的修行。收集田间的各种野草，带回家逐一清洗，顺带给每一种野草拍下照片。为拍稻花，趴在稻田边拍摄半个小时，流了满身汗水。从流水似的大米里抓起一把，站在门口的斜阳里，一粒粒放进口中嚼，如吃零食。我无意拔高本书的精神纬度，只是想表达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追根溯源地讲，这是一种选择。是于滚滚红尘中，自然而清醒的选择。在这本书里，周华诚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脚踩于大地上的生活。

《在书香中呼吸》

评委会点评：《在书香中呼吸》是首届鲁奖得主何顿的最新书话集。作为书痴的何顿，逛各地书店、收藏各种名家题签本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听他还说购书、收书之往事，是饱含趣味的。二零一五年在厦门的旧书店，偶遇人文社一九八一版的《鲁

迅全集》，尽管它已经泛黄、虫蛀，可是他依然毫不犹豫地买下。不管是钩沉历史、辨伪存真还是遐想古人、寄托情思，其情感底色都是书之爱。由书之爱而衍生出对古人的敬意，并牢记历史长河中的文化之光，它无疑是一种难能的情怀。在此，读书于个人爱好之外，生发、荡漾出厚重的底色，借古人著述与行迹洗心中块垒，生命显得更加宽敞、明亮，愈发变得厚重、深邃。

《北中原》

评委会点评：《北中原》的作者冯杰左手书画，右手诗文，将文作为画来画，又将画作为文来写，在纸笔间闲庭信步，在繁杂的世事中且雅且俗、亦庄亦谐、至真至趣，尽显赤子情怀。

作品以乡村常见的畜类、食物、器物、节俗等精彩呈现心目中的故土，渲染勾勒出其干净、原色、本真、朴实的精神与气度，是作者用文字精心培育的小农作物，读者在吃了大量主食之后，自可从中品出一番别样滋味。

《吃掉情绪？和食物的斗争》

评委会点评：我们中的很多人从未停止过与食物的斗争，无意识地使用食物来应对情绪问题的情况也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加隐蔽。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食物变得越来越唾手可得，瘦苗条成为越来越受追捧的流行文化，人们与食物的关系变得越发复

把这本书悄悄地藏在书架的一个隐秘角落，下次拿够钱再来。

这些过去的故事是我们书店的记忆，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我虽然年轻，但有比我更年轻的人进店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这些故事。刘易臣说。

刘易臣大学学的是历史，读书时也经常去中国书店找一些绝版的史料。他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推荐一本研究《资治通鉴》的《通鉴学》，没有再版过，市面上很难找到，老师让他去中国书店找找。刘易臣花了3个月时间，真的淘到了一本，只花了20元，拿到班上炫耀，同学们都特别羡慕。

刘易臣说：一个城市有古旧书店，就像城市文化有了保护神。中国书店在收购过程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的古旧书都是收购重点，或者说抢救挖掘重点。

有一次，书店收了一沓子破破烂烂的稿子，是一个普通人的日记，但里面记载了当时北京衣食住行、连具体物价都记了。如果几十年后，有人想写《蒙塔尤》那样的社会生活史，这本日记就是特别重要的直接史料，如果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古旧书店，这样的文献很可能化为纸浆了。

小众书坊给树才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场景，是门口那棵高大的白蜡树，目测树龄在两三百年以上。我对一切树都有亲切感，要不然我怎么会叫树才。这棵白蜡树特别茁壮高大，带来了凉快清爽，也见证了这里是一个城市古老的心脏。你能感觉到胡同就是这棵参天大树的心脏和肺叶，它整个儿都在跳动。

宁肯对三联韬奋书店通向地下一层的台阶印象深刻，当那么多人都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书，一个无形却强大的文化气场就形成了。

刘易臣特别喜欢中国书店的一个场景，就是读者们在那儿翻线装书，那种专注的神情，不仅是对书的珍重，更是对文化的敬仰。曾有一对年轻的情侣看到一部关于他们家乡的对联，虽然没能买下，但他们对翻阅时候的那种呵护之情，让我们感受到20多岁的年轻人对线装书的感情，传承延绵不绝。

还有潘序昕和北京人艺戏剧书店、李敬泽和布衣古书局、谢望璋和古籍书店、祝勇和故宫书店、李洱和福声唱片、徐则臣和春风书院，听完作家们的娓娓道来，你要不要去现场看一看？

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交流，听他讲述演戏以及传播西游精神的经历，对魏锋来讲，未尝不是难得的提升自己的机会。如六小龄童所言，希望通过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让坚韧不拔的玄奘西行精神，让永不言败、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猴王精神走向世界。如此言语，如此践行。受访者

的多年努力，就是西游精神的极好诠释。除此之外，读者还可以采访所得为起点，追溯魏锋持续多年读书与行走互为支撑、相得益彰的人生印记。采访之前的充足准备，非一时一地的有限付出可以完成。功夫的做足，为的是采访时的彼此对等或相当。否则访与被访双方的力量便会失衡，对话的氛围便会失控，被访者心中便不会有旗鼓相当的满足感。

于人来讲，阅读所得与行走所得，都是汲取与吸收。持续多年的汲取与吸收，若无广博的胸襟、敞亮的视野、坚定的信念，绝无实现之可能。正如魏锋自己所说的：尽管创作与采访是一件苦差事，但还是抵不过我对文学的热爱。因热爱而亲近经典，在经典的引领下继续热爱，魏锋的行走与书写之路只会愈发宽阔、迷人。

2020年8月读者投票最喜欢读的5本好书

- 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著)
- 时光雕刻者 (魏锋/著)
- 狼蛛 ([美]鲍勃·迪伦/著)
- 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 ([英]玛丽·比尔德/著)
- 董其昌传 (孙炜/著)

班书店适合淘书，因而多了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去簇新的商场里的书店，大多是有目的奔着新书去。而去一家旧书店，在拎着书走到老板面前之前，你都不知道会偶遇哪本书、哪个故事。逛旧书店的人也似乎特别会隐匿。不像有的新书店，会专门辟出一个座位区，旧书店却连落脚之地都没有，读者需要具备机敏的品质，才能不在闪转腾挪中碰撞到陌生人。地上店家随意放的小马扎，有时候就成了读者临时栖息之所。再不济，就干脆站在书堆前看个津津有味。

在首次造访复旦旧书店后面那年，为了离那已逝去的学生时代更近一点，我们干脆搬到了复旦附近居住，在国年路上租下了个小房子。这就是漂亮的好处了，还没在哪个地方安定下来，于是哪里都可以成为家。空闲的时候溜进大学自习室，找最后边的位置，把自己伪装成学生，趁着夜色走出校园。好像还年轻似的。我还记得，那年元旦前后，坐在自习室读的第一本书是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现在只记得那令人怅惘的金莲川了。

一种奇妙的联系发生着：搬到这里居住后，附近的菜市场去的多，旧书店也就去的多了。不过，旧书店倒不是一个适合坐下来阅读的场所。那段时间，买了书后，我喜欢去附近一家名叫Working-paper的小咖啡馆读书或写稿。从名字就知道，这家咖啡馆颇有学术的气味。咖啡馆门面很小，胜在安静，顾客间也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轻声细语的模式。

这就是我对旧书店之味最深刻的记忆了。后来，又过了几年，我早已从国年路撤离。某天恰好经过五角场，旧书店还在，没变化什么模样；国年路的老房子却刷新了一层黄绿色的外漆，像换了身新衣。